

东河

■ 吴华英子

老华电话,让我回去拿螺蛳,说午后在东河“跳码”处随意摸了摸,就收获半篮子,只只肥美。时光寂静无声,最是让人不安。老华嘴里的东河,曾是南庄村的东河,撤乡变镇后,就归属成了曲塘镇的东河。倒非念旧,只是尊重记忆,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南庄人,与曲塘无关。生在南庄村,长于东河边,且许多成长时光都在这里完成。

南庄村其实有两条河,一条西河,一条东河。顾名思义,老人只是按河流位置随意给它们命名,只是叫着叫着就顺了口。西河两岸早年间是有人居住的,比如我家,在生我之前。很小时,奶奶经常在夜晚给我讲关于西河的故事,讲着讲着,我便藏进了被窝,想听,又不敢。总而言之,西河在奶奶的口中,似乎很是邪门,如幽冥般不可多言。没问过后来为何搬家至东河,反正大家都搬过来了,西河边,再无人烟。

东河则不同,常年水流清澈,野生鱼虾悠游欢腾,偶尔跃出水面,随处可见的世俗安生,和煦温情,仿若世间最美的风景。

审视过往,浓烈的乡愁从未消散,如那流淌的东河之水,温润徐凉,见证太多繁华或落败,却依然鲜活。记忆里,东河有座小木桥,因修建年月久远,中间断裂几根。上学时每每遇上下雨天,怕别人笑话,我都会乘无人之际小心翼翼爬过去,也有失足时,一只脚落下,湿透,湿透就湿透,绝不吭声,直到放学归来才换上干净的。本该是辛酸的一段,而今想起,却只觉有趣。时光果然是良药,悄悄治愈了所有。后来只要开车经过河面大桥,总会忆起曾经的小木桥,莞尔。

也见过东河行过的喜船,新娘坐船头,头顶红盖头,看不出模样。船舱堆满嫁妆,红色绸缎被面的喜被一层又一层,很是壮观。岸上看热闹的婆姨们通常都会默默数上好几遍,一条,两条……这是她们日后的谈资,且以数量多少来论定新娘娘家殷实与否。直到很多年后老华在给我准备喜被时,才觉些许荒谬,只肯两套。当然,交通便利以及多样性后,东河倒是沉寂了数年,不曾再见过喜船的经过。从前车马慢的浪漫,终究隐入尘烟,消失在喧嚣里。

如若东河也有记忆,它定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小女孩因了好奇,拿着家里的澡桶下了河。家里人都在午睡,只有她突发奇想,想去河的对面摘睡莲。睡莲是粉色的,在一片芦苇荡间若隐若现。乡下很少看到这样的花儿,不知是哪个爱花的姑娘种下的,反正好看极了。她坐进桶,以为很快就会漂移过去,却没料在水流深处翻身入水。她不会游泳,连呛几口,来不及呼救,觉得自己可能就要死了,绝望至极。好在不远处有钓鱼者,飞身赶来托住,才得以获救。

没错,那个女孩儿就是我。后来,我执意学会游泳,和东河遭遇不无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老吴老华不再允许我独自下河。直到有天家里宴请亲戚,二舅过来掌勺,他指着篮中剥好的嫩黄豆,说,焱儿,你去东河洗净它们。那一日,我在河边呆了很久,直到将所有的豆皮全部洗净。以为二舅会表扬,没料他大笑道,难怪洗这么久,你这丫头,豆皮多鲜,可惜了。返回河边,见有鱼儿在追啄飘在水面的豆皮,立马心情。

二舅其实早已不在,他走的那年年仅四十有三,不治之症。老华只要谈及,定会落泪。二舅是她亲弟,因在同村,最为疼这个姐。他觉得老吴是教书先生,不是干活的料,所以总在农忙之际过来帮忙。老华说,当年怀你弟时,你二舅一个人从东河挑水去帮我浇菜园,整整二十九担啊,乐呵呵的一声苦不带喊的……

东河,又是东河。

或许有些风景,只有等你到了一定年龄才能看到,且甘心困在一隅,不想逃离。我知道东河太多的故事,偶尔会扯出一点,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真是害怕它们丢失,就像人生被切割,从此无人知,无人晓。

其实,关于东河,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诉尽。今夏回去,但见河面睡莲成群,除了小时看到的粉色,还有白,还有蓝,还有黄,我尚未得及感叹,老华倒先开了口,种这睡莲的,是刚走的娃,和你一起长大,比你小几岁吧。顿时无法再说什么,只觉得哽咽。

时光从不会为谁停驻,东河却会。老吴老华会老,我也会,但东河不会,它只是静默如书,看着我们走近,也看着我们离开,知道这里的一切都真实存在过,知道很多人很多事情终将一去不复返。

但那又怎样,任光阴荏苒,任人群熙攘,任你我巨变,东河,以及东河边的人们,依然坚守着这片土地,余生努力安暖幸福。

记仇深处

心中一直有座草房子。

去年夏,慕名前往盐城草房子乐园,这是以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的经典作品《草房子》为背景的乡野童话主题乐园。这,既是曹文轩,更是草房子。

今年秋,抖音偶见有一段以草房子为背景的视频,听主播的口音就是我们本土人,一番周折,驱车寻去,终于在海安市黄柯村见到草房子真容。虽是近年新造,但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皆为旧制,加之处于乡村实景,所以,一下子把时光闪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1974年,我10岁,家中第一次建房,印象特深。

建造的是当时农村最常见的五架梁三开间土墙草顶草房子,又叫草屋。梁柱式木架结构,简单的榫卯连接。三间房,四幅山(山)。所谓山,是一个伞字状立式承重木料组合。顶呈人字坡,中间最高的是主柱叫中柱,两边边柱叫壁柱。连接中柱与壁柱顶端的横木,理应叫大梁,俗称大插。前后大插两端中间,各引一木柱向上,称重柱。重柱顶与中柱有横木相连,称小插。两山(山)之间对应的柱上架上檩条(桁条),连接左右相邻壁柱间檩条叫边檩。连接左右相邻重柱间的檩条叫中檩,中柱间檩条又称脊檩,专业术语应叫檩。记得当时主木架结构完成的标志是仪式隆重的上梁。严格地说,这是讹误的,上的不是梁,而是正屋脊檩。两山(山)组成一间,一间共5根檩条,所以,这种结构的房子称为五架梁。木料并不粗壮,毫无“栋梁”气魄。檩条之上正交连接两根檩条的是椽子,多以杂木或毛竹尾

邑史拾零

海安有没有“西小街”这个地方?我的答复是有!肯定有!那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安人不知晓?不记得?我告诉你:随着海安城市区域的不断变迁,这个地段的变化太大了,所以50岁以下的海安人大都记不得这段历史了。

我是1958年底到当年的西大街搬运站工作的,1962年我结婚,又住到西大街这个老地方,直到1976年才离开这里,这一住就是14年。由于常住这个区域,所以对西大街和“西小街”都有不少的了解。这次,王其银先生让我写一些亲历、亲见、亲闻,补写“西小街”往事,遂了我多年的心愿。

“西小街”区域从何算起?按照当年的地理位置和乡亲们的习惯称呼,应当从西楹桥下向西,到三里闸下。我们当年的搬运工人和闸口两侧的乡亲,都是这样称呼的,但有一个地方不得不说,那就是西楹桥下的大圣庙。

当年,坐落在“西小街”东头的“大圣庙”,可以称得上是一座标志性建筑。这座大庙建于清朝,经三次修缮后,此庙房屋达几十间。庙里的老和尚告诉我,香火旺时,曾有40多位和尚在庙里吃饭。

清朝末年,这座大庙从西大街处向北延伸近200米,沿西楹桥坡延伸到新园小菜场处,向东延伸了100多米。当年,海安家禽蛋品公司经理刘振国,就住在大圣庙的大门口,隔着一家“肉案子”便是我。

当年,我住的宿舍是大圣庙原来的仓库,大庙进时曾做过搬运站的食堂,最后,房产被房管所改造为居民住宅,住有职工七八人,我家后面也被改造成民居,住了四户人家,这些都是当年大圣庙的庙产。记忆特别深的是我家东隔壁住了两个老和尚,其中一个老师傅过世后,居

西小街

■ 苏学勤

民区的人从他住的房子里,抬走了一大箩筐的精美瓷器,还有一大箩筐的铜钱,少说也有三四百斤。

新中国成立后,大圣庙已经衰败,庙里的和尚散了,菩萨被毁了,香火没了,已到名存实亡地步。到了大跃进时,大圣庙成了县食品公司的作坊。说通俗一点,这里是全县最大的小鸡、小鸭的哺育,每逢出坑期,四乡八镇,数以百计的鸡贩子来拿小鸡到农村去卖,有肩挑,有用自行车驮的,其热闹场面是从天不亮一直到深更半夜,生意盈门,川流不息,一做就是十来年。

后来,这里成了食品公司的大仓库,这里的几个地下大池子,曾经储存过几万斤海蟹,储存过从舟山运过来的咸大黄鱼几万斤;储存过几十缸的咸蛋,松花蛋,转手一卖,赚了不少利润。

如果把“西小街”说成是“枯木逢春”,我是赞成的。从1956年起“西小街”开始兴旺起来,主要得益于食品行业在这里的作用。刚解放的那几年,“西小街”几乎无商业布局。后来,领导们认识到“西小街”的潜力,开发“西小街”。也不过年把时间,这个区域便发生了变化。

那时,海安水产公司从草坝河边搬迁到“西小街”最东边的地方,前面是一条20多米的水码头,可以从通阳河上卸货,三大间漂亮的店面,中间有个大天井,后面是办公室和吴经理的宿舍,在当年可以算是蛮有派头的。

在计划经济年代,各种水产品和海产品,都是经过这里送出去的。那些年,几乎每天都有几大蒲包的大螃蟹,下午5时许从这里运到轮船码头发往上海,逢年过节,这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晚上都有“走后门”的人来这里搞点鲜鱼、海鱼、海蜇,白天来“开后门”,怕人提意见。

水产公司西边是一个“肉案子”,是食品公司开的,这里每天都有10多片猪肉上案子供应,那时的猪肉供应紧张,没有肉票是买不到的。而当年的农民来卖壮猪,是有肉票返还的,所以这里肉案子的生意很好。

从这里向西,便是多家饲料行,各种饲料都有,生意不错,再向西一点,便是食品公司总部,办公室有几十间,一个大院子和大天井,人气挺好挺旺的。如果再向西一点,就是三里闸了。那些提篮叫卖点心的人,在这个地段不停地吆喝,也算是一道风景吧。

当年从西楹桥洞下出来,向西一点河边南侧,便是食品公司收购生猪的地方,这里从早到晚都听到猪子的叫声。每天下午都有好几批生猪,从猪圈里赶上船,简单的手续交接后,船民们立即扬帆开船。

生猪收购处的西边,是当年的屠宰场,每天清晨,就能听到场里的猪叫声。这里有一段时间成为全县最大的生猪收购点和屠宰场,日处理上千头生猪,鲜肉供应苏南多个大城市。每逢节日,一天运出好几卡车的白猪肉。

这里有独特的风景,每天早晨来这里拿肉的人数以百计。有海安县城的各家“肉案子”(也称鲜肉商店),有海安的招待所及各家饭店,还有海安周边乡镇的代办点。晨时,人们都会看到那些“小刀手”们用自行车驮肉的,饭店的人用三轮车来拉肉及猪内脏的,繁荣之景有10多年。

人们常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话还真应了“西小街”区域。也不过三四十年光阴,“西小街”从没落走上繁荣,又从繁荣变成了衰落,这就是历史。如今,记得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写下这么一段,供后人参考。

说猫的好奇心及其他

■ 谢志军

昨晚,猫小四儿上演了惊险一幕:看见我在卫生间里拾掇,兴奋地从外面狂奔而来,一跃而上旁边的柜子,伫立片刻,仔细观察。待我摁下抽水马桶,看旋转的水流,它再也按捺不住,本想跳上马桶边缘,结果一失足掉进马桶。在我迅速准备用手捞的瞬间,它倏一下,鱼跃而起,逃之夭夭。

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猫和老鼠》中的桥段:要是小四儿体积更小一点,要是马桶的抽水功率更强一点,它会不会被冲走?那我是否会也如电视里所播的那样,到下水道的尽头去等它。下水道的尽头在哪里呢?这个画面实在“美不忍睹”,不敢想象。

但小四儿比西谚中的那只猫幸运。那只猫因为对餐桌上盛汤的罐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跃而入,结果烫死了。这就是“好奇害死猫”的由来,猫生九命,最后一命死于好奇。

小四儿来家近十天,我对它的好奇心惊讶不已:走到哪儿都要嗅一嗅、闻一闻,先观察片刻,然后动手动脚,玩弄一番;吊兰、窗帘、移门、笔记本键盘,甚至一根叶子、一个纽扣、一双拖鞋、一个塑料袋,都能让它好奇不已,激动不已,自嗨半天。哪怕我这会儿躺在沙发上用手机写这篇文章,它也睡在一旁,时而眯着,时而滴溜溜地看着我,还不时用爪子挠挠:这个人一大早不睡觉,在这儿干什么呢?

这就让我好奇了,小四儿的好奇心怎么会这么强,是猫之天性还是因为它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想到儿子小时候。那时我还在中学做老师,他在上幼儿园之前都是随我们在校园度过。校园里每天发生的一切都让他好奇:一会儿从我办公室溜到他妈妈办公室,这样东西玩玩那样东西玩玩,如此反复,一天若干次;操场上学生上体育课,他更是兴奋,篮球、排球,只要一听到操场上的哨子声,立马从宿舍里奔向操场;学生做操他也做,学生升国旗他也举起手来敬礼。有时因为没人带,我们只好把他带到教室一起上课,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空桌上,一堂课毕,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他的本子上画满了形如蝌蚪的东西,我把这看作为他最早的“作文”;有时,因为好奇,也玩“惊险刺激”,爬到十多米高的运动器材上然后不敢下来,害得我克服内心的恐惧爬上去抱他下来,在快要着地的瞬间双双摔倒,他还哈哈大笑;由于对处处皆抱有好奇心,白天他很少呆在宿舍里,遇到吃饭,母亲都要满校园追着喂,在我严厉批评丝毫不改的情况下,被我一把拎进了老式洗衣机(当然拔掉了电源),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站在洗衣机中吃饭的。

这些故事当然都发生在在他上幼儿园之前了。这些故事对于现在整天上兴趣班,手捧平板与手机,打着游戏、看着动漫的孩子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奇之处了。

我发现,从儿子上幼儿园开始,从接受正规的教育开始,他的好奇心就与日俱增了,从“十万个为什么”到不问“为什么”了。是知识越学越多、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不需要再问“为什么”吗?我看不完全是这回事。

记得儿子上初二时,一次开家长会,儿子虽总分全班第一,但想儿子物理学得一般,我就去跟这位老师交流,这位老师跟我讲:“你儿子不行,喜欢钻牛角尖。”听到这句话,我吓得把伸进口袋准备拿烟的手抽了出来,走了。相较于这位老师的话,我更欣赏儿子四年级时老师对他的包容,老师讲明朝的一段历史,儿子径直站起来说,老师你讲错了,然后侃侃而谈;我更愿意听到儿子上高二小高考前依然上课下五子棋、下课摔四角斗,虽然我们夫妻俩被班主任喊去谈话,但内心中还是为儿子的童心未泯欣喜不已。

这么多年,我最喜欢的江苏高考作文题目是那一年出的“好奇心”,但愿我那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美好愿望在未来的江苏教育中成为现实。

朱光潜先生在90年前《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有几句话,大意为:人越老越麻木,你们已不如三五岁孩童那般好奇;你越长一岁,你感觉兴趣的敏锐力就降低一分。这是为什么?



草房子

■ 陈小敏

为多,它们以一定距离次第排列。房子框架由木匠师傅主导。

接下来,屋顶施工主要由草匠亦称盖屋匠实施。椽子上铺一层望帐,望帐一般是用去叶的芦苇编排的簿子或席子。望帐之上摊一层黏土穰草混拌物打底,叫塘塑。再上面,就是铺覆小麦秸秆,这个秸秆,是经过挑选、疏理、去叶,金黄整洁,叫齐草。

盖屋的技术含量全在齐草的处置上,厚薄、疏密、角度,决定用料多少和防渗能力。屋脊中间的最后闭合,称闭龙口,和上梁一样,匠人要说鸽子,多为喜庆之辞,主家要包喜钱。这样,顶上大功告成。

造墙相对简单,相邻壁柱内外侧,各用一根直径相近的粗木,从地基开始,等距离平行排列,中间用细绳连接,厚度大概四五十厘米。挑来颇有黏性的泥土倒入两木之间,用木榔头夯实,俗称打墙。一层打好,木头上移,填土,夯实,如此反复,直到边檩。最后,用大铁铲平外层弧形凸泥土,墙即告成。

装上简陋门窗。东西两山(山)用芦竹、薪柯、管草(齐稻草)捆的草帐封上,个别空隙大的地方,再用草把和泥镶嵌。如此,一个遮风挡雨的空间独自完善。屋成。

草屋一般高十尺,进深丈二六,中间一间叫明间也叫堂屋。明间宽丈二六。两侧房间按传统,规模一般小于明间,宽丈一尺六寸或丈零六寸。用现在的术语,每间使用面积不超过16平。

东房是厨房,砌有一台土灶,西房西侧有间小屋,

猪圈,猪圈前一个土坑,俗称汪塘,收贮垃圾。猪圈后茅缸,旱厕,人畜共排。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日凉。”

想必白居易当年住的房子,差不多也就这个样子。

一家六口,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典型的苏中农家。

这样的“土木工程”,最大的缺点就是耐牢度不高。条件好点的人家,有一些改良,如“砖帽草”,即砖墙,草顶。砖多为侧砖,墙中空心,又叫筒儿墙。“瓦到檐”,屋面下部三、四排洋瓦。

简陋的草房子是我记忆中最早的房子,呵护我整个童年,有辛酸有温馨。所以深藏于心。

但草房子终究是草房子,毕竟是人居的初级阶段。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乡村民居起码都是宽敞明亮、功能齐全、环境整洁的大瓦房,小洋楼也比比皆是,有些人家还粉墙黛瓦,雕栏挂落,古风之中蕴含园林气质。农村房子,早已不仅是为了遮风挡雨,已经蕴含审美追求。

草房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渐渐淡出人们视线,随即成为历史。如今,作为风景“复活”也是难得一见。它不光勾起中年如我者的乡愁,也是用“反差”连接了历史和现实,给没住过甚至没见过的后生们一个乡村民居发展全景呈现,乡村之变一目了然。站在当下回望草房子,人们坚信,在乡村振兴的旗帜引领下,乡村之美,未来可期。

